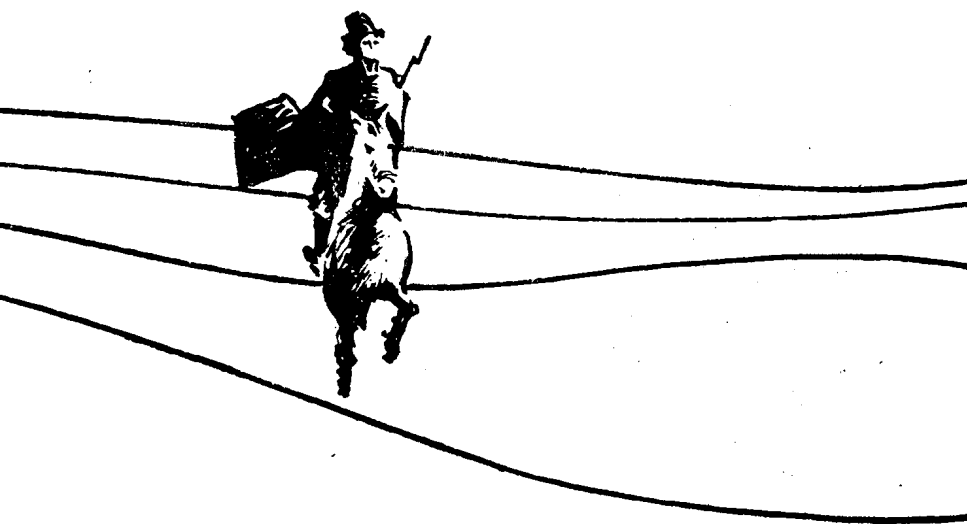




一个女骑兵的札记

【俄】娜杰日达·杜罗娃著



一个女骑兵的札记

〔俄〕娜杰日达·杜罗娃著

江文琦 廖鸿钧 谢天振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 梁 珊

责任编辑 李醒东

Н. А. ДУРОВА

ЗАПИСКИ КАВАЛЕРИСТ-ДЕВИЦЫ

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Москва,

1962 年版译出

一个女骑兵的札记

〔俄〕杜罗娃著 江文琦 廖鸿钧 谢天振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960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36,000 印数00,001—3,100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17·270 定 价: 1.30 元

前 言

娜杰日达·安德列叶芙娜·杜罗娃（1783—1866）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女骑兵。她女扮男装，改名换姓，在骑兵团里服役长达十年之久。她象我国的花木兰一样，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杜罗娃的生平事迹或被编成话剧（《很久以前》，1942年）、或被编成歌剧（《娜杰日达·杜罗娃》，1957年）、或被拍摄成电影（《女驃骑兵之歌》，1962年）。杜罗娃放下枪杆后，便拿起笔杆从事文艺创作，写下不少作品，因此她又是一位女作家。

1983年是杜罗娃诞生二百周年，卡玛河畔的叶拉布格市的市民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会，并把一条林荫大道用这位巾帼英雄的名字来命名；雕刻家李亚赫塑造的铜像《马上的女骑兵》，被安放在杜罗娃大街上；人们还重印了她的作品。

—

杜罗娃曾使用过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

杜罗夫、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索科洛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亚历山德罗夫等姓名^①。父亲是骠骑兵大尉，母亲是乌克兰地主的女儿。由于杜罗娃的母亲有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杜罗娃一出世就受到母亲的嫌弃。因此杜罗娃是由女仆带大的，父亲的勤务兵成了她的教养人。杜罗娃随父在军营中长大，从小喜欢骑马弄枪，并深深地爱上了军队生活。后来杜罗娃谈到自己的童年生活时这样写道：“马鞍是我的第一只摇篮，马匹、武器和军乐是我最早的玩具和心爱之物。”

杜罗娃的父亲带着妻子和一帮孩子过漂泊的骑兵生活感到非常不便，决定离开军队到地方去工作。他谋到了一个小城市市长的职务。1789年全家迁往维亚特省的萨拉普尔。十四岁那年，杜罗娃在乌克兰外祖母家居住期间，邻家的一个青年爱上了她，并向她求婚。由于杜罗娃家太穷，这门亲事未能成功。从乌克兰回来后，母亲要她束腰，织花边，学沙龙语言，为出嫁作准备。这一切遭到酷爱自由的杜罗娃的反抗。杜罗娃热爱马匹，曾驯服契尔克斯种野马阿尔基特。母亲不许她骑马，她就偷偷地夜里出去骑马。她母亲发现

①这些都是男子的姓名。

这件事后，把她锁在房间里，还派了女仆看守。可是半夜里杜罗娃跳窗出去，骑着阿尔基特在森林里驰骋。杜罗娃从小胆量过人，她既不怕雷鸣电闪，也不怕黑夜和森林。

母亲对这个倔强的女孩无法对付，决定把她早些出嫁。在当地的官员中有不少人想跟市长家攀亲，但是任性的姑娘好几次吓退了求婚者。十八岁那年，母亲硬把她嫁给一个贵族陪审员契尔诺夫。这位拘泥小节而又不大灵活的丈夫，不太理解年轻妻子的心思，彼此经常发生争吵。即使1803年他们的儿子伊凡出世后，家庭里还是没有安宁。最后杜罗娃抛弃了丈夫和儿子，回到娘家。这种行为对当时的社会是一种挑战，也只有那些具有坚强性格的女子才敢这样做。从此以后她跟丈夫再也没有见过一次面，据说后来当儿子给杜罗娃写信时，她已是名震遐迩的人物了。

杜罗娃唯一的安慰是阿尔基特。父亲曾送给她一套哥萨克军装作为骑马之用。当她把辫子盘起来，戴上皮帽时，简直跟哥萨克青年一模一样。家庭生活是沉闷而令人窒息的，杜罗娃一心向往自由，热衷于军事生活。当时俄国与拿破仑一世的战争即将爆发，这个消息在贵族圈子里和军队中传开了。萨拉普尔驻扎着一支哥萨克骑兵部队，即将出发到俄国西部边境去。杜罗娃决定

在自己命名日那天采取行动。她剪去辫子，化装成哥萨克青年。她把自己平时穿的衣服抛在卡玛河里，使人错认为她已投河自尽，接着翻身上马，去追赶当天开拔的哥萨克部队。杜罗娃冒充贵族的儿子，取名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杜罗夫，央求哥萨克骑兵团团长把她带往西部边境。

一个月之后，杜罗娃在格罗德诺市用亚历山大·索科洛夫的名字参加了康诺波利枪骑兵团。这支部队在一次战役中损失了许多人马，正在当地招兵买马，所以杜罗娃很顺利地当上了兵。部队在出征前进行着紧张的军事训练。列兵亚历山大·索科洛夫表现突出，受到团长卡霍夫斯基将军的青睐，被编入近卫骑兵团。从此开始了她的军事生涯。关于杜罗娃从军的动机问题，研究工作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实上，杜罗娃生性好强，热爱自由，加之对包办婚姻深为不满，所以他认为妇女要自由，首先必须跟封建家庭决裂。她坚决要求当兵，主要出自妇女要自由、妇女要解放的思想。杜罗娃逃出家庭樊笼时，曾这样写道：“这下我自由啦！独立啦！我夺回了属于我的自由。自由！它是上天赐予的，是极其珍贵的，是不可剥夺地属于每个人的！我能夺回它，今后我就要保护它。从现在起直到进坟墓它将是我的命根子，我的最高奖赏！”

杜罗娃采取这一果敢行动是对妇女被奴役的境遇的反抗。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妇女们表明，自由的女子象男子一样能够做出伟大的事业，建立不朽的功勋！

杜罗娃参加过俄普对法的战争。在普鲁士小城古特司塔特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和战争的考验。后来又打了好几次仗。她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冲锋陷阵，在战斗中表现得很英勇。有一次她单枪匹马驱散了好几个法国龙骑兵，救出了正要被这些敌人劈死的俄国军官。

杜罗娃在格罗德诺出征之前，曾给自己的父亲写过一封信，告诉父亲她已随军出征。这时杜罗娃的母亲已去世，父亲带着一帮小孩。老父思女心切，便写信给住在彼得堡的叔父，请他代为寻找娜杰日达。叔父为他给亚历山大一世皇帝上了奏折。

沙皇获知军队中出了个女骑兵，怀着好奇心召见了她。由于杜罗娃在战场上立过功，各级长官都证明她不仅勇敢出众，而且品德高尚。亚历山大一世把她从士兵提升为骑兵少尉，授予五级乔治十字勋章（最高奖章），并传旨赐姓亚历山德罗夫。杜罗娃被派往马里乌波利骑兵团服役，之后在萨拉普尔城住了两年。

1811年杜罗娃重新回到部队，在立陶宛枪骑

兵团服役。1812年6月24日拿破仑军队越过涅曼河，杜罗娃那时二十九岁。拿破仑入侵俄国，俄军撤退期间，她在后卫部队中作战，她所在的部队经常遭到为数众多的法军的进攻，杜罗娃坚守岗位，视死如归。杜罗娃参加过斯摩棱斯克战役和波罗金诺战役，经常出没在最危险的地方。斯摩棱斯克战役后，她被任命为科诺夫尼津将军的传令官。为了要判断敌情，必须派勇敢而有决断的军官到前线最危险的地方去。杜罗娃报到后，科诺夫尼津对她担任传令官有些不放心：“唉，您太年轻了，不能委托您担任这项工作。派一个年纪大一点的来……”

杜罗娃气得光火说：

“恳求您考验我吧！我不会辜负您的信任！”

杜罗娃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经常受到上级的表扬。

波罗金诺大战开始，杜罗娃英勇作战，受了伤，被提升为中尉。她谈到那永远不能忘怀的一天时，这样写道：

“严酷的一天。我差一点儿被双方炮兵疯狂的、经久不息的怒吼声震聋。枪弹发出呼啸声、尖叫声和嘘嘘声，象雨点似地向我们身上洒来，我置之度外。”

俄军不断后撤，使有些人灰心丧气。杜罗娃

始终坚信俄罗斯人民必胜。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库图佐夫一来到……所有的兵士、军官和将军都欢欣鼓舞起来；镇定和信心代替了忧虑。”

莫斯科大火后，杜罗娃去见库图佐夫，要求当他的传令官。库图佐夫答应了她的要求。后来她又回到连队，在立陶宛枪骑兵团服务。她随军追击法军，经过普鲁士、布拉格，越过波希米亚山脉，参加过莫德林堡包围战和加尔布格进攻战。

1816年以骑兵大尉衔退役。

二

杜罗娃还是一位女作家。写过札记、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她能登上俄罗斯文坛是跟普希金的鼓励和关怀分不开的。普希金在阿尔兹鲁姆旅行时，认识了杜罗娃的弟弟瓦西里·安德列耶维奇。1835年瓦西里曾写信给普希金，告诉他杜罗娃在写作《札记》，并建议普希金出版他姐姐的《札记》。普希金对杜罗娃的经历和精神甚为钦佩，因此对她的《札记》很感兴趣，表示愿意帮助她出版。普希金与杜罗娃通过好几次信。1836年5月11日普希金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杜罗娃的札记怎样啦？书报检查机关通过吗？我很需要这些札记，没有它们我就毫无办

法了”。

同年，普希金把《札记》的第一部分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还亲自作序，作品立即引起了读者和评论家的重视。不久《札记》的全文以单行本出版，受到读者的极大欢迎。当时已有许多关于1812年战争参加者的回忆录，广泛描写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什么《札记》特别受到大家欢迎？其吸引力何在？事情就在于杜罗娃的《札记》不是单纯的回忆录和历史文献，而是一本文艺作品，它以真人真事为依据，又有剪裁和集中。《札记》中还穿插了一个鞑靼人的故事，写得哀怨动人，富有诗意。优美的语言、曲折的情节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灵。这就是这本《札记》能一举成名的原因。

这本书出版后反响很大，有些人竟不相信是杜罗娃写的，认为它出自普希金的手笔，是普希金对读者故弄玄虚。别林斯基读了《札记》后写道：“如果这是故弄玄虚，那么说实话，是十分巧妙的。如果是真本的札记，那么真是引人入胜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尤其是《札记》的艺术性使这位批评家大为赞赏：“这是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文体啊，似乎普希金把自己的散文之笔给了她……”

《札记》是杜罗娃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她的

成名之作。1837年杜罗娃在《读书文库》上发表了《T. 美女或命运的游戏》，这个短篇小说后来被收入选集《命运的游戏或不合法的爱情》。1838年发表短篇小说《马弗理契伯爵》，第二年出版单行本的中篇小说《在彼得堡的一年或不吉利的第三次造访》。1839年是杜罗娃创作最多产的一年，她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中篇小说《陈列馆》、《日常生活辞典中的两个词：1. 舞会2. 回忆》，出版了四卷本的《中短篇小说集》，同年又出版了四卷本的长篇小说《汽笛声》。1840年发表了三个新作品。别林斯基指出：“亚历山德罗夫先生大概决定每个月献给我们一个中篇小说”。

1841年起杜罗娃自动退出文坛，她“江郎才尽”，宣布已写不出比过去更好的作品了。

晚年，杜罗娃一直居住在卡玛河畔的叶拉布格的一间小屋里，过着清贫的生活，伴随她的是一位忠诚的老仆人斯杰潘和一大群心爱的动物。

杜罗娃总是身穿男装，讲起话来男腔十足，甚至跳舞时总担任男伴。她自称骑兵大尉亚历山德罗夫，决定永远忘掉自己是个女性。她曾经讲过一件趣事：普希金在彼得堡跟她告别时，吻了她的手。杜罗娃窘得要命，面孔涨得通红，大声说：“哟，我早就没有这种习惯了！”普希金非

常宽容，对她的失言装得没有听到似的。

这位退休的骑兵大尉是一位富有同情心而有所求必应的人。乡亲们经常登门求助，她总是尽可能设法满足他们的要求。

1866年3月21日杜罗娃以八十三岁的高龄病逝。入殓时身着男装，用军队的仪式举行葬礼，埋葬在当地的特洛伊茨基公墓。

苏维埃时期，原来荒凉的叶拉布格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大大发展起来，苏维埃政府为这位女作家重建了墓地。

三

杜罗娃的文艺创作是在由普希金领导的俄国先进思想界的河床中发展起来的。别林斯基对杜罗娃在俄罗斯文学上的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评论《马尔林斯基全集》的文章中写道：“在我们的诗学史上这些具有或多或少才华的人物，如亚历山德罗夫（杜罗娃）、魏列特曼、拉瑞契尼科夫、尼·弗·巴甫洛夫、奥陀耶夫斯基伯爵等，都是十分重要的。”

杜罗娃的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提倡独立自由，宣传妇女解放，是她文学创作中的重要题材。《札记》记述的就是作者本人的不幸遭遇和勇敢行为，在写个人经历和悲欢离合的同时，

也客观地揭示了俄国封建农奴制的现实。《礼记》宣扬了争取妇女独立自由、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思想。作者还指出，女子必须自立！不能事事依靠别人，从属于人。《T. 美女或命运的游戏》也是带有自传性的小说，反映作者的童年生活和不幸的婚姻。作者反对蹂躏妇女的权利，要求尊重妇女的个性和感情，这是符合当时先进人士反对奴役妇女和家庭压迫的思想的。

杜罗娃创作中的第二个重要题材是对祖国、对人民的爱。作品描写昂扬的战斗精神，以及戴盔披甲、勇往直前、驰骋疆场的动人场面。杜罗娃认为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保卫祖国疆土，为祖国建立功勋：

“我的理想终于实现了！我成了一名军人！我是康诺波利团的骑兵，佩带武器，而且幸运之神把我安排在我军最勇敢的团队里。”

杜罗娃认为一个勇敢的人首先必须具备美好的品德：“大尉，……我还是认为一个勇敢无畏的人，必须是一个具有美德的人。”《礼记》中写到法国人在盖依列兹堡战役中象发了疯似地厮杀：“哎！一个人发了狂是十分可怕的，集一切兽性于一身。不，这不是勇敢精神！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这种野蛮、兽性的凶猛，但是它不配称做英勇无畏。”

杜罗娃长期居住在少数民族中间，她对少数民族的人民的热爱贯穿在《札记》和其它作品中。《一个鞑靼人的故事》写鞑靼族青年哈米杜拉和美女朱格拉的故事。这对青年人为了忠诚的爱情勇敢地起来反对野蛮的习俗——买卖婚姻。他们的斗争虽以悲剧告终：哈米杜拉被沙皇政府的警察和法庭以假证据判处了死刑，这完全是草菅人命。朱格拉悲痛欲绝，成了一个终日以泪洗面的疯人。但是作品中响彻作者愤怒的声音、对俄国专制政权机关的抗议，充满了对人民的同情。

《硫磺泉》的故事是通过县警察局长太太在硫磺泉疗养时看到和听到的事件展开的。杜罗娃描写车累米西族孤儿杜克莫尔和孤女泽依拉在神秘的硫磺泉旁相遇，并彼此相爱起来。杜克莫尔和泽依拉是美丽、忠诚和勇敢的化身。为了保护人民的财产——畜群，杜克莫尔与黑熊搏斗。他虽然把熊杀死了，但自己也牺牲了。这篇小说有力地揭露了沙皇政府歧视和压迫少数民族的罪行。在许多少数民族中车累米西族是受压迫最深的。作者叙述了车累米西族虽是半开化、相信宗教的民族，但是车累米西族人民都聪明能干，具有天赋的才能，他们都是天才诗人，是诗才横溢的民族。书中写道：“这个民族都是诗人，而且是什么样的诗人啊！都是出口成诗！”这里表达了作

者对车累米西族人的同情，批判了沙皇政府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别林斯基认为这是一篇好作品，还专门为此写了评论。

杜罗娃创作中的第三个重要题材是对俄国旧社会某些侧面的尽情揭露，特别是对彼得堡上流社会的虚情假意和伪善的揭露。杜罗娃的揭露和讽刺十分辛辣，这与作者对达官显贵的轻蔑态度是分不开的。她的作品文笔流畅，言简意赅，记事状物都有鲜明而完整的形象。

当然也应该指出作者的不足之处。由于时代和世界观的局限，作家的创作思想中也存在一些弱点。杜罗娃痛恨封建家庭，反抗包办婚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她尚未明确地认识到妇女问题的实质和妇女受压迫、受奴役的社会根源。杜罗娃是封建势力的反抗者，但她的单枪匹马的个人奋斗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此外，她的作品中还有些忠君报国的思想和迷信思想。即使有这些不足之处，在杜罗娃的整个创作中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仍占首要的地位。

杜罗娃被公认为属于普希金为首的进步文学阵营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不仅丰富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宝库，而且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也有一定的影响。

江文琦

目 次

前言	〔 1 〕
一个女骑兵的札记	〔 1 〕
在彼得堡的一年或不吉利的第三次造访	〔 131 〕
硫磺泉	〔 223 〕